

（「ㄩ」母），十年窗下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ㄩ」母）。——小弟亂談！」

元宋高則誠編的「琵琶記」傳奇第四齣中，也給我們一個例證了。

「太師引」「前腔」（淨）他意兒只要供甘旨（「ㄩ」母），又何曾貪歡戀妻（「ㄩ」母）。自古道會參純孝，何曾去應舉及第（「ㄩ」母）。功名富貴天付與（「ㄩ」母），天若與不求而至（「ㄩ」母）。（生）娘言是，望爹行聽取（「ㄩ」母）。天須鑒蔡邕不孝的情罪（「ㄩ」母）。

這樣把「ㄩ」「ㄩ」「ㄩ」「ㄩ」四母的字音，混押在一段曲牌裏面，乃是南戲和初期傳奇通常的習慣。所以南音讀到「ㄩ」母「齣」「齣」的「尺」字音時，常與「ㄩ」「ㄩ」兩母字音相混。根據南戲常謂某脚上場曰某脚「出」（「張協狀元」劇中有「丑作強人出」「淨作查婆出」……字樣）的線索看來，宋元之際的南戲，頗有把一場戲叫做「出」的可能。（錢南揚先生謂明本戲文尚有「第□出」的寫法）那末明初新興的「齣」字，不但與「出」字同音，而且同義了。我以為「齣」「齣」既都音「尺」而「齣」字單獨的改變成為音「出」，必是由於遵循沿用南戲舊謂一場戲為「出」的習慣所使然也。屬於「ㄩ」母的「尺」字和屬於「ㄩ」母的「出」字（按南音之「出」字屬「ㄩ」母而非「ㄨ」母。）彼際既是互相串混，遂使徐渭謂「齣」乃「齣」之誤了。及至「魚模」韻分裂成為「居魚」（「ㄩ」

母）「蘇模」（「ㄨ」母）兩韻之後，「出」音之「齣」字乃轉隸「蘇模」韻。今人仍遵此種讀法，大家一致說是某「齣」（「ㄨ」母）戲如何如何了。

我還以為明初使用「尺」音的「齣」或「齣」字，作為「出」音「齣」字的先聲，並非偶然的現象，而是有所淵源的。原來元曲所謂「折」的「折」字，係「車遮」韻（「女」母）屬於「齊齒呼」。「齣」字前身的「齣」「齣」二字，則係「支時」韻（「ㄩ」母），而亦屬於「齊齒呼」。讀起來頗有相似之處。大概南戲在元代曾經一度採用元曲分「折」的方法，所以想要拿着與「折」音相近的「齣」字去替代「折」字。不過誤把「齣」字偏旁的「台」字寫成「司」字，於是明初的「洪武正韻」始與出「齣」字的寫法。其音義與原來的「齣」字，絲毫沒有什麼分別，祇不過寫法不同罷了。錢南揚先生謂「明富春堂刻本『岳飛破虜東窗記』（鄭振鐸先生謂係元人戲文。見『文學』二卷六號）三十年來中國文學新資料的發現史略」文中。）也有運用「折」字的。可見元代南方戲文的作家，已有採用「折」字來替南戲分段的痕跡。似此與「折」音相近的「齣」「齣」二字之被南戲作家使用，顯欲借以代替北劇「折」字的用途。但是這種學時髦的辦法，究竟扭不過南戲舊謂一場戲為「出」的固有習慣，纔把「齣」字變成新興的「齣」字而從「出」字的字音，故與「齣」「齣」二字讀音截然不同了。「齣」字的來歷，或許是這樣的吧！

## 敬悼梅光迪先生

茅於美

自從一九四三年冬，敵軍進逼貴陽，遵義人心惶亂，浙大準備北

遷，聽到梅先生曾在遵義石家堡他的書齋裏痛哭說：「一切都完了」

124434 的故事之後，由他心情的蕭索，我便有些擔心他的身體。我擔心他這種消極的態度和那時嚴重的時局。

時局急轉直下，這一關竟意外的平安渡過了。一九四四年春，梅先生休假到滬養病，在滬的系友，曾邀請他在國民外交協會午餐。師友們闊別重逢，大家都十分歡樂。那天梅先生精神矍鑠，起先很關切的問我們每人的近況，漸漸的談到當前的各種問題。雖然聽說他的心臟有病，雖然看見他較前清瘦，可是從他愉快的神情和談諧的談吐看來，似乎並沒有像我擔心的那麼嚴重。況且校中給他長假休養，細心的梅師母也在滬可以調護他的健康，便也寬心許多。

雖知道他竟在是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貴陽病逝了呢！我真的不敢相信。

往事如幕，重上心頭。是一九四〇年初冬，我初到浙大第一次見着他在選課的時候。他給我的第一個印象便是天真，毫不世故。他第一面看到我，便毫不考慮的說：『你是新來的麼？你中學在那讀的？你的文法讀通了沒有？』立刻，我於敬慕他之外，覺得很歡喜和他接近了。他對教育部的許多選課規定，似乎都很漠然。我那天選了二十個學分，他看了看我，更替我減掉一門說：『我看你身體不行，還是少讀點，讀得精點吧！』我們在他簽了字後，拿到校務處去簽字，常因未選某種公共必修科目而不被通過。初入校時覺得系主任簽了字，反不被教務處的人通過而感驚訝。教務處的人告訴我們：『梅先生對這些瑣事是不大注意的。我們若不告訴你們，將來你們會不能畢業呵！』

是的，梅先生對於開會，簽字，蓋章，甚至校中助教，講師的年限升格都不大注意。他對治學專精，什麼事似乎都不能分他的心。

在中學讀胡適文存，看到他和胡先生辯論文言白話的文章，心理有一種偏見，以為梅先生一定是很古板的，很頑固的。這成見直到三年級我正式讀到他的課才打消。

上他課時，常因聽不懂而打瞌睡。漸漸的，受了他半年的薰陶，從他不甚爽利的口語中，我慢慢得到一些啓悟。以後，每逢他的課，我總很靜的，很細心的，捕捉他每一句話，咀嚼每一句話外的意思。才了解他並非口訥於言，而是他能運用言語至最經濟的地步。能用一句話說完的，何必需要兩句呢？聽不懂的，只能怪自己的粗心了。

正因為他對人性研究與了解的深透，所以他發狂一樣的欣賞查理斯·藍姆 (Charles Lamb)。每講起藍姆的散文，他便眉飛色舞的讀了，講了，又嘖嘖稱讚說：『只有藍姆才是最能欣賞體味人生的人。只有他才能配得上不朽！』他說文學上有兩種人可以不朽，一是『大』家，一是『名』家。我們應該多讀名家作品。藍姆便是名家而不是大家。直到今日，他講藍姆的傑作夢中兒女與退隱等篇津津有味的神情還很清晰的留在我的腦海裏。

我那時迷醉於歐文 (Washington Irving) 的散文，便問他：『歐文難道比不上藍姆？』

梅先生笑了一笑說：『那裏能比？那如葡萄酒之比白蘭地！』我們又讀了些浪漫主義的詩文。也常和他討論到浪漫時期的作家和詩歌。

他說：『雪萊的文字很美，可是思想幼稚。夏蘭太年青了。他在他的作品成熟以前便不幸病死。所以還不能論定。這些人都不健康，心理多少有病。我只崇拜歌德。』

中國詩人之中，他最喜歡王介甫和陶淵明。

課餘，我們和亡友程慈暉談論文學。談到梅先生的言談學問，都十分敬佩。我們有時想起他的某一句話，會忽然咀嚼了又咀嚼，覺得在他雖是不經意而說出來的，却十分耐人尋味。

他教書十分認真。幾乎每隔一堂課，他總要在黑板上寫一大堆書名，和小考或交報告的日期。正因為他對瑣事不經心，他決不會考慮到書籍的缺乏，和同學的人多。我們借不着書，往往想請求延考。他

『你們是怎麼了？』這是我們自己問的！這一點，我們得了什麼？  
『星期看一本書是最難的了。我們以前讀書是成本的書的。』

於是大家都不敢響了，只得暗中着急。  
遇着艱難，便想到他府上去問。出乎意外的，他不接見。我們摸不着他的脾氣，只怕什麼地方得罪了他，十分惶懼。後來他在課上說：

『喜歡發問是好的。可是你們不能隨便的碰到先生家裏來。我是在下午四點到五點的時候才見客的。別的時候我有我的事，我要看書，你們也不要讀書麼？外國人會客有時，不像中國人時間亂糟糟！』

梅先生很幽默。他常愛講一些外國小故事，令人解頤。  
譬如，有一天上課，他問一個同學：

『如果有一對年輕夫婦，家庭非常幸福。兩人感情極篤。另一對年輕夫婦，婚姻已是失敗，兩人常常吵架，生活都很痛苦。一旦這兩家的妻子全死去了，你想那一個男人會馬上結婚？』

那一個同學大意的說：『當然是那死了他不喜歡的太太的』。

梅先生笑說：『不然。我想是那幸福的丈夫先要。因為在他既經驗了婚姻之幸福，便不能一天沒有一個溫暖的家庭，所以他很急切的會再娶，力求補全家庭之破缺。而另一個呢？知道結婚是痛苦的，當然不願再受罪了！』

這一些話，說得我們笑了又笑。

在我四年級時，梅師母由香港到遵義。我們常到他府上去玩。梅師母英語極流利，在隔壁室裏聽起來如聽外國人講話。這一年我們組織了一個英語會話班。請她指導我們。半年之內，我們都很有長進。

## 安和牛

華勃淞市場上的牛棚裏，站着一個老婦和她的母牛。她和她孤單

每逢校中有外賓來參觀，梅師母便讓不吝辭的出來招待。氣韻溫雅，舉止大方，我們十分仰慕她的風度。慈祥和藹每每從她家中看了他們可愛的兒女儀態，儀昭，儀芝，和本修的演戲，做蛋糕，唱歌，遊戲之後，兩人走在路燈黯淡的大街上，總是感動得半晌無語。說『這真是個幸福的家庭。梅先生這點上勝過一生孤獨的藍姆多咧。』

梅先生沒有別的嗜好。他的唯一嗜好便是讀書。每次我看見他，不是讀書便是默想。他很少閒談，不輕易寫作，更少發表。他說一個人在七八十歲以前所寫的東西都是不成熟的，應該毀掉的。『一個人四十歲便自以為了不起的寫自傳才真是妄人呢！』他說。

唉！歷年的干戈，大局的多變，生活的艱苦，物質的缺乏，擔負的奇重，摧傷了梅先生的健康，竟使一個落心治學的師長，禁不起環境過度的侵蝕，不能留下更多的著作，不能等到渴望的太平時代的再來，發展生平的抱負，在正當五十幾歲的壯年便與世長辭！是文化界，學術界的大損失，也正是我們同聲哀悼的。

記得有一次，校中有科學講演，談到人的思想可用電波表現。梅先生聽後很感觸的說，『希望科學能發明到能從一個死者的腦中，用電來表示其尚未問世的思想。』

梅先生有許多讀書的心得，我們沒有機會聽到看到了。但願他那些已經講給同學們聽的話，落在同學的心坎上，如同花種的播在沃土裏，每一顆都能滋長茂盛，發為枝葉繁榮的大樹，不要像落在岩石上，永沒了消息。能這樣，梅先生軀殼雖死，他的精神却永遠活在這世界上的。

丹麥 Johannes V Jensen  
鮑屢平 譯

的母牛站得稍偏一邊，或許因為她羞怯，或許她更想吸引別人的注